

必須跟她講」等等，處處都可看出譯者若不是中文表達能力太弱，就是在譯書時調以輕心，總之，陳蒼多只做了些「代換」工作，而沒有「翻譯」。

這本書裏用到很多醫學和宗教方面的專門名詞，有些譯錯的，也許可以諉過於參考資料難尋，但連很多習見的電影術語，都譯得錯誤百出，影星影片的譯名也都時見「創新」，則未免使人覺得譯者過份疏懶。無論如何，既要彙譯一本書，那怕只是一本「消閒」用的暢銷小說，至少態度上也該審慎一些吧。

（歐陽叔書）

## 蒼涼舊事

讀「看雲集」• 梁實秋著

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志文出版社印行

「看雲集」是一本小書，正文部份不過二萬五千字上下，十篇文章，倒有四篇悼文，張道藩、夏濟安、左舜生、陳西滢之外，胡適之先生亦早已作了古人。另外五篇憶舊文字，所說的五位先生：周作人、冰心、老舍、沈從文和楊今甫，人都在大陸，但時有死

訊傳來，本書作者梁實秋說：「這年頭兒，彼此知道都還活着，實在不易。」

這是一本十分蒼涼的書，它裏面所寫的人與事都在逐漸消逝。翻開目錄，非憶即悼，再看自序，梁實秋先生劈頭第一句話就是：「人到老年，輒喜回憶。因為峯迴路轉柳暗花明的階段已過，路的盡頭業已在望，過去種種不免要重溫一番。」隨着梁先生的筆觸，我們似乎被他帶到了另一個時代——人們常常談論的三十年代，三十年代彷彿是一個人才濟濟，文人輩出的年代，溫文爾雅的讀書人，一派書生本色，個個特立獨行，如今使我們朗朗上口的名字至少還有徐志摩、朱自清、夏丏尊、羅家倫、蔣夢麟、吳稚暉……；而從「看雲集」一書中十位先生的信札看來，更是使人不勝感懷，友情濃郁，翰墨書香，一個完全和現在不同的時代，而我們活在七十年代，社會上呈現着的處處是荒謬、邪惡和膚淺，忙碌使我們遺失了靈性，大多數人追逐的是官能上的享樂，或者只是爲着生活奔波。讀書，或者說是精神上的充實，已經變成一種漫畫式的自諷題材。

讀「看雲集」還有一點感想：三十年代和七十年

代讀書人所不同的，前者可能卓有見識，並不俯仰隨人，而後者恰恰相反，多的是否諸諾之士。在「悼念道藩先生」一文裏，我們更看到了三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明辨是非堅忍不撓的精神：當年左傾分子以黨部爲庇護所，製造風潮，反抗校方。雖然召請保安警察來驅逐搗亂分子，但警察不敢進入黨部捉人。這時激怒了正擔任青島大學教務長的張道藩，他面色蒼白，兩手抖擻，率領警察走到操場中心，面對着學生宿舍，厲聲宣告：「我是國民黨中央委員，我要你們走出來，一切責任我負擔。」由於他的挺身而出，學生氣餒了，警察膽壯了，問題也解決了。事後他告訴梁先生：「我從來不怕事，我兩隻手可以同時放槍。」

在「看雲集」一書裏，這樣表現文人風骨凜然的小故事俯拾即是，梁實秋先生文字的嫺熟順達，人所皆知，很難挑出廢字廢句，所以儘管它只是薄薄的一本小書，其價值却遠勝若干部百萬字的所謂「巨」著。（林歌）

## 書法與頭髮

評陳錦芳著「畫遊十年」

民國六十三年七月雄獅圖書公司

最近留法文學的畫家陳錦芳其重要論文題爲：「中國書法與當代繪畫」，欲以中國文字的形象、指事或者會意去聯結西方的抒情抽象畫，造成未來文化的覺醒，這是他十年來負笈他鄉習畫的成果，在這十年中間，他替人畫過畫來賺錢，翻譯了「小王子」等等，然後出了這本「畫遊十年」。

這裏且將「人」與「事」分開，僅就兩個部份來看這本書，以爲話題之推廣：

先就內容之燕雜觀之：全書共二百二十面，真正符合書題的僅有「勒米蒂之行」、「畫展日記」兩輯計一百一十七面，或者您可以再加上「我藝術的根（漏『盤結』二字）在故鄉」兩面，「開向歷史的窄門」十面，其餘的不外乎人看陳錦芳如何如何，陳錦芳又看人如何如何等的相互評介文字，這般的篇幅配置